

# 我是风滚草

叶骁

我出生于荒漠,孤寂、寒凄,却也目睹过长河落日的雄壮。  
我于晚冬的时节发芽,娇红的茎,青嫩的叶,如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用一双清浅的眸,打望着眼前寥廓的原野。  
我看见,一条小河从身边流淌,这温润的河水,滋养出一湾绿洲的春光。  
我看见,悠悠的风儿掠过戈壁沙滩,唱着远古的歌谣,在荒原上久久地吟唱。  
我看见,一支驼队载着生活的艰难,踏过风尘和黄沙,去了很远的地方。

他们轻轻地来了,他们静静地走了。而我,驻足在这荒寒的兀野,将他们深深地凝望。

我努力生长,迎向生命中的阳光。  
慢慢地,我也从这些伙伴身上,听到了很多关于荒原之外的故事。  
小河说,在河流的下游,有一个地方,那里的春天尽情地绽放。  
风儿说,在原野的边上,有一处村庄,那里的歌谣再也没有忧伤。  
驼队说,在旅途的尽头,有一座城邦,那里住着一个美丽的姑娘。  
我听着这些动人的故事,第一次在心中种下一个关于荒原之外的梦。

然而,我只是一棵草,一棵动荡不得的荒漠绿植,这是一个多么遥远,又多么荒唐的梦啊。

我奔拉在这贫瘠的土地,时而看看天,时而看看地,时光流逝,斗转星移,天上仍是那片云朵,地上仍是那片荒原。  
难道我的生命终将在此终结?我的一生注定没于荒野?  
不!  
走出荒野。于是,成了我的梦想。  
哈哈,你见过会走路的草吗?  
嘿嘿,你看过会动的植物吗?  
这大概是一个天方夜谭,或者是一个黑色幽默。

我没有争论,也没有回击,甚至就连自己也觉得这个梦想太过天真。  
然而,我们活着,不就是为了一个梦吗?我努力汲取土地中的养分,试着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壮;我努力长成一个圆球的模样,试着为今后的远足备好行囊。  
没人相信我会成功。  
但我,有一个梦想。  
终于,在秋末的某天,当风儿再次唱着歌谣,从身边掠过的时候,我收起自己的根茎,团成一团,勇敢随风飘然而去。  
我跌跌撞撞奔向了自己的梦想,跨过戈壁沙滩,走过荒漠原野。一路上,我的枝折了,叶枯了,但这一刻,我看到了这个世界最美的风光。  
我的根茎或许不会再生。  
但我每一次的弹跳和滚动,都将在沿途洒下自己的种子,待到冬末春初的时节,它们将发出新枝,冒出新芽,开出玫红色至淡紫色的花。  
孩子,梦想是生命的双足,而你将是生命的延续。  
我的名字叫做风滚草。

# 终将逝去的夏天

寇俊杰

尽管立秋后还有“一伏”,尽管还有“秋老虎”之说,但“上午立了秋,下午把扇丢”也非虚言,燥热的夏天注定要逝去,“秋老虎”也不过是季节的“回光返照”而已。  
我们对即将逝去的夏天能有些怎样的回忆呢?  
如今的夏天还叫“夏天”吗?家里、单位都有空调,两者之间往返的车上也有空调,不管是公交车还是私家车,让你几乎不出一滴汗。厨房里有冰箱,啤酒、水果冰凉得沁人肺腑。高温作业的人越来越少了。不要说在城市,就是在农村,老式农具也已少见踪影,就是有些地,浇地也多是喷灌,差不多所有的劳作都是机械化,连除草灭虫都是遥控的小飞机来喷洒农药,施肥有化肥、尿素,除草有灭草剂,谁还“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呢?真的成了“懒汉”种地的模式。  
如今,逝去的夏天和别的季节差别甚微,但和以前的夏天却有天渊之别。

以前夏天是忙碌的季节。玉米、大豆、花生、棉花、高粱、红薯等作物,让庄稼地变得丰富多彩,也让庄稼汉变得身影如梭。各种作物生长特点不同,管理方法也不同。虽说没有“麦熟一晌”的十万火急,但却要天天去地里,早晨趁凉快,如果是劳力少的家庭,上午收工晚,下午去地早是常事,为了庄稼的丰收,再热也要忍耐着干活。  
那时的夏天是出汗的季节。干活出汗自不必说,就是树荫下、窑洞里也会出汗,倒不是那时气温高,相反,那时没有温室效应,没有往外吹着热风的空调,气温应该是比现在低的,但那时几个人悠闲地拿着扇子乘凉呢?男人们要修理农具,女人们要拆洗棉被,孩子们要薅草刺菜给鸡拌食。那时谁不出汗呢?出汗有什么不好呢?  
那时的夏天是玩耍的季节。那时河里没有挖沙船,水既清又浅,自然是大人孩子消暑降温的最佳去处,还可以在水里捞鱼抓虾,捉螃蟹摸泥鳅,百玩不厌,有时收获不多,但乐趣一点儿也不少。打枣摘瓜、捕蝉打鸟,好吃的、好玩的要比别的季节多得多。白天,我们不是在树林里就是在河边上;晚上,在打麦场上不是做游戏就是听故事。  
现在的夏天,人们总是宅在家里看电视、玩电脑,怕外面热,没啥玩的,只有老年人不想吹空调,摇着扇子,在树荫里说,夏天,不出出汗怎么办?  
终将逝去的夏天,您出汗了吗?

# 民工老家的星斗

李晓

你去我老家看看吧,一天槐哥对我说。槐哥是在城里认识的一个民工,在建筑工地做架子工。  
那段时间我睡眠不好,半夜多惊醒。槐哥说,你心里可能压的事儿多。是,我心里沉沉转动着一个磨盘。  
槐哥虽在城里打工,但在乡下老家还种着近2亩稻子。我和槐哥坐客车去了他老家。  
槐哥的村子,溪水潺潺还很清澈,空气湿润,山鸟啾啾,呈梯形的金黄稻田镶嵌在清明天色下。  
午饭后,槐哥就和他堂弟一起下田割谷。槐哥用大拇指摸了摸刀刃,那是庄稼人熟悉的手势。一把带着庄稼人指纹的镰刀,与同样带着指纹生长的稻子在稻田相见。  
我在稻田边走动,空气里弥漫着谷香。稻子一片一片安然倒下,在田里码放整齐。黄昏时分,晚霞从天光中洒下来,铺在那些还没有收割的稻田上,有一层梦幻般的油画色彩。

周是苍郁的大树,夜风徐徐来。暮色渐尽,远山山脊线上空,不舍离去,白昼还没燃尽的翻滚云霞,令人遐想起那些苍茫的生活。

槐哥拿出家里泡的柠檬酒陪我喝。贤惠的槐嫂做了一桌丰盛的山里土菜,朴实的槐嫂总是重复一句话,多吃点菜,多吃点菜。  
饭后,槐嫂进屋收拾。夜风飒飒,院坝四周的大树,发出波浪一样的声音。我同槐哥闲聊。槐哥告诉我,今天下午帮他割谷的堂弟,前年才从浙江省一个城市回的老家,堂弟的母亲脑梗后瘫痪在床需要有人伺候,他妻子和儿子继续留在那边打工。  
槐哥拿出手机,给我看他那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外地工作后的幸福家庭照片。儿子、女儿两家人生活得其融融,槐哥现在是爷爷、外公的身份,夜色里槐哥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睡意渐起,槐哥把我安顿进屋睡觉。槐哥这才告诉我,刚才那照片上的儿子、女儿,都不是他亲生的,他32岁那年与有一对儿女的这个女人再婚后,为了扛起家庭的担子,自己就一直没再要孩子了,凭自己在城里打工的收入供养儿女们上了大学、成了家,儿子还是研究生毕业。  
我惊讶不已。认识槐哥也有好几年了,平时偶见他在城里工地上出没的疲惫身子,从没跟他深谈过。槐哥常对我念叨的一句话就是,城里打工有收入,老家有土地有粮食,儿女成才,自己知足。  
半夜虫鸣,山风吹开木窗,我起床,从窗口望出去,天空中浮着如水洗过的星斗。我与星星的眼睛,在夜里深深地凝视,它缀满了我的脸。  
我身心轻盈地回城了。槐哥家的山风、星星给了我注视与洗礼。还有那金色的谦卑稻田,丰厚广大了我的心田。



《唐岱仿赵孟頫》

作者为清代画家唐岱(1673~1752),字隼东,号静岩,工山水,初师从焦秉贞,后与王敬铭、张宗苍同为王原祁弟子。他大约到雍正时才正式入宫廷供职,成为满族宫廷御用画家。他同时精画理,著有《绘事发微》。 供图·配文 络因

# 来,榨个鱼汤

赵盛基

榨鱼汤,菜谱上没有,但却是淄博的一道名菜。我在淄博工作、生活了38年,每当朋友聚餐,最后必定要榨个鱼汤。  
刚到淄博的时候,朋友之间下馆子聚餐的机会不多,酒也风毛麟角,囊中不宽裕,三五好友聚餐都是在家里,很少有鱼,自然就没有榨鱼汤。等到酒店林立的时候,我们的腰包也鼓了,上酒店聚餐成了平常事。这时候,我才知

道淄博有个美味而且不收费的榨鱼汤。  
酒席一般有个习惯,鱼这道菜一定是最后一个上桌,大概是图年年有余的吉利。然而,鱼上桌的时候,客人差不多都已经吃饱喝足了,再说,鱼的做法不是清蒸,就是红烧,没什么滋味儿,整条鱼动不了几筷子,剩下的白白浪费了。  
有一次,我们在酒店聚餐,鱼剩了一多半儿。看着浪费了心疼,我劝大家多吃点,可是大家都说:“饱了,吃不下了。”无论我怎样劝,谁都不动筷子。这时,我的本地人同事李冲

着门外喊道:“服务员,来!榨个鱼汤。”服务员把鱼盘子端走,不一会儿,端回来一个小盆,盛着满满一盆冒着热气、散发着浓烈香味的鱼汤。本已酒足饭饱的我们经不住诱惑,每人盛了满满一碗鱼汤,又多喝了一瓶啤酒。盆见底了,我们还没喝够呢。从此,每当朋友聚餐,我都会要榨个鱼汤。  
榨鱼汤是淄博餐饮的特色,好像也只有这座城市才有,吃惯了这口的我们到了外地还想榨个鱼汤,弄得人家莫名其妙,甚至闹出过笑话。说朋友几个到北京吃饭,最后指着

吃剩的鱼对服务员说:“榨个鱼汤。”哪知服务员一脸茫然,就端着鱼盘子到后厨对大厨说:“客人要榨个鱼汤,菜谱上没有啊!”大厨一听高兴了,说:“啊!我的山东老乡来了。”说完就榨起鱼汤来。鱼汤端上来后,客人很快就喝完了,就招呼服务员:“来!再榨一个。”服务员又端着剩下的鱼骨头和少许碎鱼肉到后厨告知大厨,大厨更高兴了,说:“啊!我的淄博老乡来了。”当第二盆喝完之后,服务员端着仅剩下的鱼骨头对大厨说:“客人还要榨一个。”大厨喜出望外,说:“哎呀!我的博山老乡来了!”从中可知,博山是榨鱼汤的发源地。  
其实,榨鱼汤就是锅里加水烧开,把吃剩下的鱼剔除辅料将鱼肉和鱼骨头倒进锅里烧到滚加上足醋和胡椒粉即可出锅。  
离开淄博多年了,我时常会想起榨鱼汤,每当想起,还禁不住咂咂嘴,回味无穷。

# 生活的意义

欧阳

生活,或者生命的意义,实际上是一个宏大的“臆想”。在很多年里,我都是这么想。  
当然,想归想,但自己的确还未寻到确切的答案。既然悟道仍未有所收成,为什么还想着来谈论这个话题呢?  
内里的原因,一方面是想掏出顽石收获璞玉,另一则是在新冠肺炎留驻的时日里,总是触及相关话题,诸如生活本身的意义就是对抗生命里的无意义之类,尤其是避不开的年轻人问话。  
有人思考人生是好事,这之中显而易见的意味,我理解,应该是欲求更清晰的生活目标,至少自己在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内心的向往是这种。  
不过,说起来很惭愧,加缪所说哲学思考的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不自杀”,让我脑袋发蒙。人,不管自以为重于泰山,还是不甘心轻于鸿毛,都难逃西西弗斯

般的命运:容易处在无脑推石头的状态。按哲学家的建议,生命要有意义就得在推石头的过程中探索“新招数”,这样可以快乐地走完百年之旅。  
另一种论调,同样不适于具象化,虽然不少通达人士觉得该说法成立。这便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想明白这事儿,人们就可以免于个体生命终将寂灭的困扰,进而在人生旅途上积极且心安地体验生活之味。比起《西西弗斯神话》,我觉得这种述说,似乎可以找到坐标,比如《白鲸》里的船长,微笑着付出自己的生命,去达成和白鲸(那头使之瘸了腿的庞然大物)之间的聚会。如此等等。  
诚然,深邃如此的学问可能有道理。只是,俺就一凡俗角色,生活日常慵懒而世俗,完全不能以这些“英雄”影像为镜。更重要的,是鄙人所念想的“生活意义”,不是不取,而是像绝大多数庸碌之人那样,柴米油盐之事充斥。圣人孔子、

大师牛顿们,当然可以回首往事,而后没有虚度云云,我和我的类属,却没法回望几乎全是“光阴虚度”的往昔。  
但我仍旧固执地不同意生命旅程“没有意义”。  
一个人如果有宏远的理想当然好,如若再有为之去努力的历练,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成功与否不重要。这是陈词滥调,不赘述了。来看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生活意义几何呢?  
就我的认知来说,吃穿住行可能不同,但生活本身,本质上并没有人为界定的巨大差别。有点遗憾,我不同意那些鼓噪“伟大”才有意义的说法,我相信普通人的凡俗日子一样有意义,即便是最简单的。比如心情、身体好一点,是不是会让周边的人爽一些呢?不给家人或者社会增加负担,不撒谎,行为做派与善良正直的人为伍,给朋友及家人温馨和谐的环境氛围,不是也很有意义吗?如果你格局再大一点,参与社会事

务的进阶,虽然为人、身份依旧普通如故,但不也是很有意义的存在式样吗?  
我们不一定非要一门心思奔着大事疾行,非要去当伟大的人,毕竟绝大多数人是平凡或还庸俗的。换个角度,牧羊人,甚至烈日下割地的农夫,没有他们“无意义”的存在,神灵应该在想到人工智能之前就饿毙街头了——  
您真的不能被某些人为杜撰的狭隘“意义”误导!  
未来是未知的领域,无论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人类,都是如此,由之我们更不应该被当下,或者旧认知理念下的“意义”困扰,就算是身为瓦特那种烧锅炉都有天才意念冒出的人,我觉得也别太纠结于斯。  
假如我们一定要赋予生命意义,窃以为最好不要去关联伟大、普通、职业、层级之类的说词,不要因为倦怠了就躺下。疲惫了,您可以停下来小憩一会儿,然后再背上行囊继续前行,这或许才是生命、生活真正的意义。



《粉牡丹》1873 卡米耶·毕沙罗[法] 玛咖 供图

